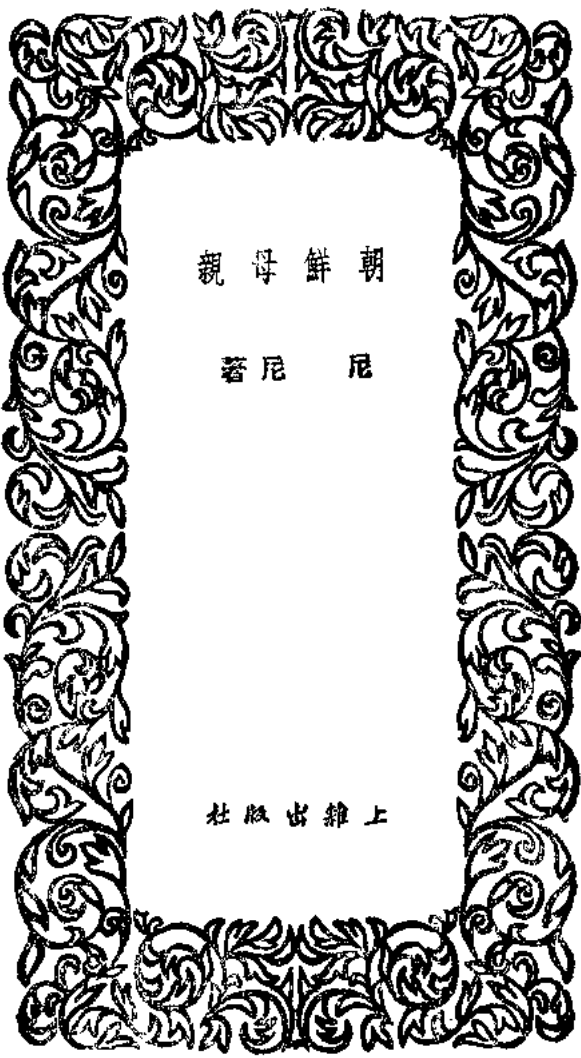




親母鮮朝

社版出雜上



親 母 鮮 朝

著 尼 尼

杜 版 出 雜 上

一九五一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四月第五版

上海印 13501-18500

朝 鮮 母 親

著 者 尼 尼

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

上海 寧波路655號

印刷者 華新日曆印刷廠

編號566 紙216(8) 42頁 32開

• 版 權 所 有 •

反匪霸鬥爭

王質玉 著



在轟轟烈烈的農村土地改革運動中，作者體驗了農村土地改革的實際情況，反映出農民對土匪惡霸地主鬥爭而取得的偉大勝利，也記載了中國土地革命運動的光輝歷史。本書是中篇小說，內容真實緊張，也說明了黨在土地改革中團結羣衆，英明的領導農民走向勝利。

農村的故事	于黑丁 著
母 子	于黑丁 著
光榮的人們	會 克 著
家和日子旺	俞 林 著
多消滅一個敵人	李爾重 著
愛的故事	黃宗英 著

★ 上 緯 出 版 社 ★

的。(二五六面)

意義，是能加強青年的戰鬥意志與勝利信心，堅持鬥爭，取得了今天的勝利。小說的戰爭中，無數祖國的兒女，忠實於祖國於人了意志堅強的戰鬥員。在這八年抗日的民族隊的教育——革命鍋爐中的鍛鍊後，鍛鍊成思想上起了矛盾與動搖，鬆了勁。但經過部隊後作戰。個別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學生，在抗日。在長時期的艱苦鬥爭中，部隊轉戰在期，華北一帶學生，參加了革命隊伍，毅然活與戰鬥環境中所構成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本長篇小說，取材於實際的部隊生

鍛鍊

〔長篇小說〕

陳恆非著

著著著著著著著

等羽夫夫羽陽虹奇

刃白涼潔

白劉周周白黎西胡

士兩兵擊雄家隊手

戰風砲英同連水

好的暴的敵雄們水

主席的民敵雄們水

毛歷人追無英我女

★ 上 雜 出 版 社 ★

目 錄

朝鮮母親.....	一
十萬發子彈.....	一九
何家女團圓記.....	四一
老任.....	五九
都怨過去封建腦筋.....	六七

朝鮮母親

在北寧路的火車上，我碰到一位，身穿綠色鑲紅邊軍衣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志。看他的年齡，不過是二十三、四歲，他是因公剛從戰火紛飛的朝鮮前綫回來，又走了這麼長的路，可是他的精神還是那樣的英雄氣概。

車中的人們見了他，大家把他親熱的圍起來。跟他握手，請他簽字，送給他紀念品，小孩子們領到他的懷裏去，給他作出各種喜愛的表情。甚至有人把他抱起來了。

這位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志，我從他給我的簽名上，知道他的名字叫劉中朝，便不由得大聲笑着叫起來：「劉中朝同志這個名字叫得太有意義了。」大家聽了也都歡笑起來。於是大家都來問長問短，打聽朝鮮戰場上的英勇鬥爭。

劉中朝同志，他高興的答應了大家，他爽朗的講起來了。

諸位，請允許我在未講到志願軍在朝鮮英勇鬥爭的時候，先叫我回憶一下打日本鬼子的事情吧，這對我講到在朝鮮戰場上作戰的事情是有關係的。

那是一九四四年，我十七歲的時候，說起來我還是一個孩子，但是我已當了二年東北抗日游擊隊了。我還記得，那年秋天，東北的天氣已經是很涼了，一眼望不盡山上的樺樹林，葉子都變了紅色，一眼望去，真是紅艷得好看。我們那支抗日游擊隊，就在這中朝邊境鴨綠江邊上的山林裏打游擊。這裏因為跟朝鮮相連，有好多朝鮮老百姓，也住在這山裏，他們也跟我們一樣的受着日本鬼子的壓迫，所以我們的游擊隊裏也有不少朝鮮同志，同我們一起打敵人。

有一回，我們的游擊隊，被敵人包圍在一座大山裏。我們堅持了七八天的戰鬥，已經快到彈盡糧絕，上級派我和一個金同志要在下着雨的黑夜爬出敵人的封鎖，再爬過一條大山，去跟我們另外一個游擊隊取聯系，好配合我們的游擊隊突圍。

我和金同志接受了上級給的任務，帶好信件，就在下雨的黑夜出發了。金同志雖說是朝鮮人，可是他在這一帶居住多年，從他的父親母親不願給日本當亡國奴，就逃到這裏來過日子。他們親手修起了稻地，親手蓋起了房屋，生活倒也很好。自從日本鬼子又從朝鮮打過來佔領了這裏，他們的地又不能種了，房屋被燒了，他的父親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剩下他和他的母親妹妹，搬到山裏來。他爲了不再當亡國奴，爲了給他父親報仇，爲了打

倒日本鬼子，他參加了我們的游擊隊。

老金地理熟，我們從樹林裏爬了多半夜才繞過敵人崗哨。這時天已經亮了，可是雨還沒有停，我們的汗水跟雨水流在一起，渾身的衣服就像從河裏撈出來一樣；因為過了敵人的包圍，這才鬆了一口氣，兩人開始覺得渾身冷得發抖起來。臨走的時候，兩人把每人身上翻翻剩下的兩小把炒米，留給那裏的同志們。被雨淋着爬了一夜，我們的身上是一點勁也沒有了。

老金他望了望前面的一座高山說：「這個一天爬不過去的大山，我們又要爬它了。我們一定要在明天上午到達目的地。」我點頭答應着他說：「不怕的，這個山對咱們已經不是生的了。呵！老金同志，老大娘不是就在山那邊住着嗎？今天你要見到你的母親和妹妹了。」老金笑了笑說：「看不看母親倒不要緊，咱們的任務可緊要呵！」

我們兩個人談着，把衣服上的水擰了幾把，緊一緊褲腰帶，就向着高山上爬去了。山是很陡的，樺樹林子和野葡萄把山路全都遮住，我們用手撥弄着向上爬，那黃色的鵝鵝鳥咕咕的飛着亂叫，山下面的泉水花花的流着，一不小心滑下去，就會掉到萬丈深溝裏。

中午，我們爬到半山腰，雨還是不停，肚子餓的像沒有吃東西的臭蟲，咕嚕直響。我

們坐在雨地裏想休息一下，摘些野梨野葡萄吃。我們剛一坐下，老金把我一推小聲的說：「唉呀，不好！」我順着他的視線一望，連忙把他一拉，我就滾到野葡萄底下，只聽得「轟！轟！」兩顆手榴彈在我們的頭上炸開了。我從手榴彈的煙幕裏面向上再一看，兩個漢奸領着日本鬼子哇啦啦的衝下來了，那無恥的漢奸還喊着：「捉活的呀！捉活的呀！」我連忙拉着老金向樹林裏爬，可是怎麼也拉不動他了。我仔細一看，他的臉被炸重傷死去了！我沒有辦法，只好一人鑽進野葡萄裏邊去。

說時遲，那時快，我剛藏起來，就聽敵人們已經下來了。那野葡萄跟樹林是密的三步看不見人。這時我把信件放進一個大石頭縫裏藏好，把我的手槍握在手裏，只有三顆子彈呀！我想：你要進來，我是先看見你，你看不見我，三顆子彈我可以打死你三個敵人，最後一顆手榴彈準備臨終炸死敵人，自己爲國犧牲。一個革命戰士，當爲國犧牲時他是沒有什麼顧慮的，他只在感到光榮。不過，這時候，我的顧慮來了，我自己死了不要緊，可是我担心任務沒有完成哪，我們的同志還被敵人包圍着，還等着我去聯絡我們的部隊；我不能犧牲，我得完成上級給我的任務。想到這裏，我的心亂起來了。

我一直在雨地裏爬到傍晚，才聽見外面亂打了一陣槍，外面沒有了動靜。雨還是嘩嘩

的下着。我知道天黑了敵人就要走了，我向外面打了幾塊石子，聽聽沒有聲音，我把藏到石頭縫裏的信件取出來，好在有雨布包着還沒有濕透。我身上的水一個勁的向下流，手和腳都被水泡的白浮軟起來了，這才發覺冷的渾身發抖，上牙直碰下牙。

我鑽出來，找那條小路，只見在那存住水的石頭上，有一大窪血水，可是找不到老金同志。我的心裏明白：老金同志的尸體也被萬惡的敵人弄走了。我咬一咬牙，把眼淚忍回去，我把雙膀一抖，自己喊了一聲：「給老金同志報仇呀！」我好像似忘了疲勞和飢餓，提着手槍，向着山上爬去。

天黑了，下着雨那是什麼也看不見，山路當然更看不見了。我只好用手摸着向那兒有人踩過的小路，就向上爬，餓的沒有勁，只好用手捧着喝點泥水再向上爬。本來冷的打哆嗦，心裏急的還出汗，越出汗，身子越軟，就再喝頓泥水。因為身子實在沒有力氣，幾次扒不住滾下來，被野草樹木掛住，再起來向上爬。

風起來了，雨也更大了，野狼不住的嚎叫。我明白：今夜爬不過山去，被人沒有打住也要被狼吃掉。為革命，死是沒有可怕的，任務完不成那才是可怕呢。想到這裏，便掙扎起來，又向上爬。當爬到山頂的時候，已是精疲力盡，腿軟的抬不起來，立起來就不自任

的跌下去。我忽然想起來，山腰那間草房，就是金大娘呵！只要我能夠下到半山腰就得希望。常言說：「上山容易，下山難。」現在我覺得倒是下山比上山容易了。我顧不得跌傷，就連滾帶爬的向山下滾了去。

當我在雷閃裏看到金大娘的草房，心眼裏不由得一陣歡喜，我只記得我一腳撞在金大娘的柴門上，以後什麼也就不知道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太陽從西邊照到屋裏，我才大叫了幾聲清醒過來，睜眼一看，我已躺在金大娘的炕上了，蓋着金大娘的被和裙子。

金大娘見我睜開眼，端着一碗熱米湯給我送過來笑着說：「我的孩子，你可甦醒過來啦！」說着便把那碗熱米湯送到我的嘴唇上。我望着大娘那慈愛的臉孔，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不知怎麼的一種難過堵住了嗓子，我的淚水在眼圈裏轉了幾轉把它嚥下去。

我一清醒，立時想起了那封信件，看看太陽偏西，不由叫了一聲：「可誤大事了！」我起身想摸一摸信件，身上痛的又倒下來。大娘忙把我扶下說：「孩子，你別動，你已經夠受了。」我還急着摸我的衣服，現在才發現我的衣服早不在我身上，我更急着說：「大娘，我的衣服那去了？那裏有重要的文件！」大娘明白了，她說：「孩子，衣服給你烤乾

了；不要着急，那信早給你送走了。我一聽真是說不出來的那種高興，連忙問：「誰送走的？」大娘說：「春桂送走的，現在已經送到了吧！」我這才發覺屋裏沒有春桂，我又回想起她過去曾勇敢地通過敵人封鎖綫，給我們送信的事情，高興的說：「大娘，你真是好母親呵！我們都像你的兒子一樣，都是英勇的打我們的敵人。春桂這十五歲的小女孩子，經常送信作抗日工作。」

老大娘笑起來了，她老人家笑的是那麼高興，接着說：「孩子，我知道日本是咱的敵人，不打敗日本咱們活不成，你知道嗎？春桂的爹是叫日本鬼殺死的，房子被他們燒掉，土地不能再長莊稼！唉！孩子，你說不抗日能活得成嗎？」

老大娘越說越喜歡的，她從房角亂草堆裏取出一雙作得很結實的新鞋來，老人心愛的，看着鞋底又看看鞋幫，拍打着鞋子對我說：「這是我自個攆的繩子，自個紡的綫，給孩子作的一雙新鞋子，你走的時候給他捎了去，告訴他說：這是他娘給他作的鞋子，叫他穿上勇敢的把那萬惡的日本鬼子都消滅了，給朝鮮中國百姓出氣！」老大娘又把鞋子拿起來看了又看，自言自語的說：「做了陣子，可不知穿着大小呀！」大娘說着把我的腳拿起來比了比對我說：「他那腳跟你一樣呀，你穿的他就穿的，都是高高的個，你們就像哥倆

個一樣，等大娘再給你作一雙。」大娘說的我這心裏攪上攪下。大娘又說：「你送信，是不是又去打敵人哪？你們要多殺他幾個！朴士怎麼這回沒有跟你一起來，他的身體好嗎？你們打了勝仗回來，告他回來看娘；娘給他和同志們留着辣椒棗。娘天天盼着他呀，等把日本打敗了，咱才能過好日子。到那時候我們也又回到朝鮮去了。」

老大娘說着，她充滿勝利的希望。太陽光從外面射進來，照到大娘那笑着的臉，象徵着老人的面前有着光明和幸福。我怎麼能夠告訴她老人家那種不幸的消息呢？

大娘見我總不回答，就說：「孩子，你每次來到家裏，是耐說耐笑的。怎麼，這次什麼也不想说呢？是不是咱同志們打仗不好，是不是你身上摔的太重了？」大娘撫摸着我的傷口，臉有些沉下來了。

我勉強向大娘笑了笑，說：「大娘，你不用掛心，同志們會打勝仗。咱們總有一天打敗日本鬼，叫大娘回到朝鮮去。你的孩子，對朝鮮和中國老百姓立下很大的功勞，我們同志們都叫你好母親。」

大娘又笑起來，笑着向外一望，老人高興的跳起來跑出去，接着就聽到大娘喊：「春桂回來了，我們的游擊隊也回來了！」

我一聽見說游擊隊來了，本來躺在炕上動不了的身子，立時增長了一種力量。我把大娘給我烤乾了的衣裳拉過來。我一起身穿衣服，一摸身上都是摔破的血呀，腿腫的像那有氣的豬水泡。還沒等我的衣服穿好，小春桂跳着和許多同志們都進來把我抱起來了。

見了同志們，來不及訴說，我便帶領同志們急忙去給被包圍的同志們解圍。臨走，大娘把他兒子的鞋交給我。上山的時候，我把那鞋子穿上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們打退敵人，與我們的隊伍會師。在大家相見的時候，隊長問我怎麼不見朴士同志，我張了半天嘴才說出：「他犧牲了！……」眼淚隨着禁不住的掉下來了。同志們都肅然起敬，把槍舉起來默默的致哀。但在這沉默之中，我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力量。

很快，蘇聯紅軍向東北出兵，我們配合紅軍很快的解放了東北。因為我過去是個工人，解放後不久，上級調我又去作工廠工作，來建設我們的祖國，以後就再沒有機會見到老大娘了。只是後來聽一個同志說：那個老大娘已跟她的女兒回到金日成將軍領導下的幸福北朝鮮去，過起了自由快樂的生活。

一九五〇年，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發動野蠻的侵略戰爭，比日本帝國主義還兇狠的來燒殺朝鮮人民，侵佔我國台灣，轟炸東北，妄想奴役朝鮮人民，進攻中國，破壞世界和

平。朝鮮人民在金日成將軍領導下，與美帝進行英勇的鬥爭。我們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爲了保家衛國，爲了保衛世界和平與正義，掀起了抗美援朝愛國主義的新高潮，勇敢而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起來組織抗美援朝志願軍，毅然打過鴨綠江去，去打擊美帝侵略者。在這時候，我又想起過去跟我一同抗日作戰的朝鮮戰友，我又想起爲反抗我們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而英勇犧牲的朴士同志，我又想起了金老大娘和她的女孩子。我這胸中的血沸騰起來，我的怒火不住燃燒，我要爲我們手足一樣的朝鮮人民去戰爭，我要爲保衛我們神聖的祖國，保衛世界人類的和平與幸福，我要求參加了志願軍，我負着光榮與正義，又跟朝鮮人民朋友一起去打擊美帝國主義者了。

有一次，在朝鮮戰場上，我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在雲山一個戰役中，殲滅敵人一萬多。我是志願軍裏的一個連指揮員，當敵人想着逃跑的時候，上級命令我們這個連担任追擊敵人的任務。我們是用步兵來追擊美帝機械化部隊的；這樣說起來，恐怕有的人還不相信，但是我們的確是這樣作的。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它是離開公路不能活動的，而我們的步兵是從高山上插過去抓住敵人的。我記得，那一夜，我們爬了三座山，跑了一百八十里，到底把一營美國鬼子壓在山溝公路上了。我們不停的從山上衝下去，沒有用槍，完全

是打的手榴彈，每人的手上都是一打三四個，就一陣旋風似的暴打，敵人的機械化不動了，有的汽車被打起火，有的光聽見機器響不見動靜。美國鬼子，像一羣被獵人追驚了的兔子，突然從空中飛來一羣雄鷹，它們嚇唬了骨似的抱着頭向石頭低下亂竄，還有的咕嚕着剛學的半生不熟的「投降饒命」，跪在地下乖乖的雙手把槍口朝後的舉起來，等待着做我們的俘虜。這一仗我們一個連除打死打傷的敵人不算，我們捉住七十五名美國俘虜。當戰爭結束的時候，那兩個領路的朝鮮游擊隊同志，才對我們說：「同志，中國人民志願軍，比打日本的時候，更英勇堅強得多了。那回一手打一個手榴彈，現在一手打四個手榴彈；那回一夜走一百五，現在一夜走一百八了，叫美國鬼子的汽車都跑不掉。」我覺得他說的奇怪，便反問他說：「你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呢？」他笑了笑，說：「親愛的同志們，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跟我媽媽和我哥哥在中國東北山林裏同中國游擊隊同志們一齊打日本，我的哥哥還是打日本犧牲在中國的呢！要驕傲的說，我還是毛主席的戰士啦！」周圍聽的同志們都鼓着掌，過去把他倆擁抱起來。

從他的談話裏，好像一個女人的聲音，我忙問他：「你是個女同志？」她笑了，點點頭。我又問：「你叫什麼？」她被我這一追問，沒有立時回答，兩隻眼睛盯住了我，我也